

## 春蔬时野鲜

□ 邹凤岭

如酥的春风,送来了暖意,凝聚生命成长的气息。春光旖旎,百草萌发,舌尖上的春滋味,时鲜野菜为我所爱。

去往菜市场,寻些春野,那是春日里最好的食品。驻足菜场,琳琅满目,品种繁多。我的眼光在各类蔬菜间跳动,寻找不一样的面孔。蓦然间,我看到了新鲜的春韭。“渐觉东风料峭寒,青蒿黄韭试春盘。”(宋苏轼)假日里,包春卷,春韭是上等的食材。挑好一包春韭,上秤后,店主人说:“一抓准,刚好10元钱。”再看那香椿头,嫩嫩的暗红,一把把整齐排列,要怎么看怎么舒服。

“多少钱一把啊?”我问。  
“28元。”  
“嗯,这么贵啊。”  
“头茬的。吃时鲜还能心疼钱!”对方忙于手中的生意,与我应答。  
想想说的也是。头茬香椿明(清明)时韭,过了一春又一年。我说,再买些香椿头吧,有着不一样的春滋味。

手提新买的春野,来到了做春卷皮的摊位。炉火正旺,看那大嫂娴熟的技艺,一手拿着发好的面团,往烧热的锅上一按,一张薄如白纸的春卷皮就成

了。回看忙活的大嫂,炉火映照红红的脸庞,笑里醉春光。

手提香椿头,不由得想起一件往事。那一年,与我在同一单位工作的陈先生,扶贫攻坚来到沙冈头村上。立足沙土地,他带领村民种下了15万株香椿树,还有22000株突尼斯石榴树,20亩藏红花,引种桂花、无花果、山楂、桃梨等果树,金银花、丹桂等中药材,打造新农村经济作物林。春上陌头,村民们采下鲜嫩的香椿头,前来收购的人坐着,洗净后一出手,就鼓起了钱袋子。春里尝鲜,先生送给了我一扎香椿头,家人做成香椿菜,味道特别的鲜美。我对他说:“春满大地,香椿头长满了一树,温暖了乡村。”春上陌头,香椿头,卖时鲜,还将香椿头做成了食品罐头产品,销往了海内外,誉满在一方。

生在乡村的我,时鲜野菜早已藏心底。春日里,村头一汪荷池,一夜间长出了尖尖的荷叶,晨曦下立着千年的蜻蜓。荷池近水处,蒲草生湿地,春天来到时,父亲在那还冷的水下,采出蒲草的嫩茎。嘴馋的我送入口,是那样的鲜、甜、脆。母亲用蒲嫩茎与青虾同煮,红红的虾,白如软玉的蒲菜,清香嫩滑,沁人肺腑。

春上舌尖,春野入味。催春的雨,润出一汪嫩绿,艾叶散发清雅的香气。记忆里,走过村头小木桥,迎春花开金黄一片,新生的香艾一簇簇。星期假日里,提着竹篮采野菜,摘下一片片香艾的嫩芽,闻到了那贴在锅里的艾饼香甜。故乡桃花源,采青好去处。在那桃花盛开的时节,冈门老街上,会举行精彩的舞狮表演。当传统的舞狮活动进入高潮时,那舞动的狮子会腾起,跃向悬挂于高处的“青菜”。舞狮中“采青”,是为奖赏,难度极高。亦寓意春已到来,百草萌发,野菜飘香,采青正当时。看罢舞狮盛会,漫步桃花源,享受春阳的暖意。春的季节,遍地是宝,满眼是金。香艾、竹平菜、枸杞头,那是农家人的喜爱。我躺在桃园绿色草地上,拔出芽针(茅草的花蕊)一根根,放入口中,是那样的鲜美。

回到了家,我用香椿头炒鸡蛋,盛好了一盘子,便欣欣然在微信里发了个图片。没想到引来数十条随贴。有的说,这样的香椿头,再怎么吃也能卖出更好的价钱。有的说,香椿头煲鸡汤,味道更鲜美。还有人说,家乡的野菜,做成了产业,致富的宝贝,生财有了新门路。

顿生兴趣的我,赶紧来跟帖:“春日野菜鲜,趁着好时节,踏青去乡野,更有一番好情趣。”

看电视剧《人世间》,发现里面有很多亲切的老物件,很有年代感。我印象最深的,是一口大铁锅。

那个年代,家家户户都有一口大铁锅。大铁锅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家的灵魂,有了它一日三餐就有了着落,有了它日子就变得热气腾腾的了,有了它再简陋的家也有了温暖的烟火气。记得我小时候,大铁锅盘踞在外屋,与里屋的土炕相连。土灶铁锅烧饭,冬天还可以取暖,一举两得。

那时候的大铁锅,简直是“万能牌”的。除了可以炒菜,还可以烙饼、蒸馒头、蒸玉米饼、炖肉、做汤等等。如今各种灶具五花八门,精细分工,很是让人眼花缭乱。而那个时代,一口大铁锅就能起到以一当十的作用。无论伙食多么简单或多么复杂,没有什么是大铁锅解决不了的。

那时候食材简单,调料不多,烹饪方法也简单,但大铁锅炒出来的菜味道特别香,如今想起来我都忍不住流口水。我觉得大概是因为烧柴火的原因,柴火饭里面有天然的香气。即使最简单的炒土豆或炒豆角之类的,也都特别美味。柴火在灶膛里旺旺地烧着,大铁锅迅速热起来。锅中倒入油,稍等片刻,等油热起来,顺势把菜倒入,只听“滋啦”一声响,菜的香气立即被火激发出来,飘得满屋子都是。大铁锅里一派热闹,仿佛在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创作。火与食物,借助大铁锅,完成一次灵魂的沟通。有了锅,它们才会彼此成全,发挥最大的能量。锅让食物不再烟火燥,而且有了恰到好处火候。大铁锅里,味道那个香啊!我的筷子像啄米一般停不下来,谁知姐姐一筷子打到我的手上:“少吃点,还得给爸爸妈妈留着呢!”我每次都吃不够,因为无法彻底满足,总觉得被吊着胃口,吃了一次还想吃。看来,凡事无限满足也不是什么好事,总要将未满足的味道。

母亲用大铁锅做的“炖鱼贴饼子”也是一绝。锅底炖着鱼,待到锅开起来之后,把玉米面饼子贴到锅壁上。我很少下厨房,一直到现在都很纳闷,那些玉米饼子为什么每次都能乖乖地贴在锅上,从来不会滑下来。开锅烧火,一会儿工夫“炖鱼贴饼子”就熟了。炖鱼香喷喷的,饼子有一层好吃的锅巴,这样菜和主食都有了。这样的饭菜,与铁锅亲密接触,带着独特的美味。饭菜固然有些粗犷,但有特有的醇香之味。

如今,农村的大铁锅也极少了。大铁锅炒香的岁月,味道醇厚丰美,永远留在了记忆深处。

## 大铁锅炒香的岁月

□ 王国梁

## 鱼长四两自有主

□ 胥加山

儿时,我在河边钓鱼,父亲在河边的农田干活,一时互不干扰。

孩子钓鱼的耐性有限,长时间没有鱼儿来咬钩,闲得慌,就喊父亲。

怎么还没有鱼来咬钩?真没劲!还不如在家睡觉。

父亲停住手中的农活,呵呵笑答我。

钓鱼莫着急!要得有,必须守!钓鱼钓的就是人鱼耐性的较量……

回归平静,我遵循父亲的指导,静守浮漂,和水中鱼较着性子!

果不其然,被父亲言中了,我的耐性比鱼儿更有韧性,连续连杆,钓得我心花怒放,不时地朝父亲炫耀“又上钩一条!”“这一条大刀子鱼肯定有两三重!”“……”

父亲继续干着农活,没有走过来同喜着我的垂钓之乐。

就在我钓得忘乎所以之时,所钓之鱼频频脱钩!是钩尖钝了?还是刺鱼力道弱了?还是提竿早了?还是鱼儿太狡猾?一时间,我懊恼至极,越急,跑鱼的几率越高,甚至怀疑起自己的钓技,提竿的时机,刺鱼的力度,全乱了分寸,无奈我又冲父亲喊起来。

怎么现在老脱钩?跑鱼真气人!提竿时机、刺鱼力道到底要掌握何要领?

父亲见我急躁得气息败坏的模样,丢下手中的农活,跑来看我的战果,再看看我沮丧的脸,安慰我。

鱼长四两自有主!脱钩之鱼,原本就不属于你,干嘛要懊恼、生气,着急!看看护中的鱼,已近爆护,还不开心?接下来的心情你不适合再钓鱼了……回家吧!

以后的人生,无论学业、工作、爱情、婚姻家庭,一遇不顺之事,我总习惯想起父亲的那句“鱼长四两自有主”。

偶尔一次学业不够用功,名次落了,评优被他人获得,不懊恼,不悲伤,祝福他人,风水轮流转,找到自身不足,知己知彼,定下目标,奋起直追……

初出校门,懵懂的处世方式,血气方刚的性格,工作起来哪有一帆风顺,被他人利用单纯,被领导奚落批评,难免!愣头青撞南墙的学费人人都得缴,吃一堑长一智,人生历练谁也不可缺!

有情人终成眷属,那是小说和电影里的剧情。失恋了,日子不能失去,祝福远去的人,安慰受伤的心——天涯何处无芳草。

婚姻家庭,柴米油盐酱醋茶,两口子好比牙齿和舌头,也有相碰的时候,谁也逃不过争吵,误解,生闷气的偶发的日子,既然这是生活的本真,原汁原味,那就调整心态去面对,即使生活得一地鸡毛,也要打起精神去生活。

鱼长四两自有主。是失败心情走向光明的指南针,是转换思维的点金石,是换位思考的方向盘,是换种方式生活的兴奋剂……

其实,鱼长四两自有主,安慰的何止是垂钓人?



## 春水满田稻禾新

□ 宋扬

收割完油菜籽的春水田,如同分娩后的母亲。恢复元气,急需一场酣淋淋漓的雨。

“山田过雨正宜耕,畦处处处春泉漫”。春雨一般是温柔而娇羞的。好在,还有哗哗的蓄水,从高山上的人工湖流下来。春水田又活泛起来。水一润,耕牛就该上场了。犁铧翻起的黑色泥浪,一层一层。犁铧,白亮地耀眼。新起的泥,光滑如镜如丝。水面上奔走的蜘蛛蛛、抱着遗落的油菜荚战战兢兢的蚂蚁,面对突如其来的地震惊悚失措。老牛只笃定向前,从不会想到甩掉枷锁揭竿而起。一切的不安,最后都有一个完美的归宿——蚂蚁在岸边找到新家,蜘蛛蛛从来不惧漂泊天涯。

春水田被疯长的油菜秆根茎支离得凹凸不平的肌肤,又平整如初,脸上红晕再生,她在等待下一场孕育。

“小田微雨稻苗香,田畔清溪滴露凉”。小秧苗迫不及待地要分家了——他们嘴上没唠叨,却以噌噌蹭蹭高的个子,宣告对脱颖而出的,看到更蓝的天空的渴望。分家,意味着单门独户,自成一家,然后长成真正的稻子。插秧的舞蹈如火如荼

地上演,春水田就是最明净的舞台。

“清明断雪谷雨霁”,水田五月的烟岚在晨曦中褪去。“野田春雨碧于镜”,薄薄的水面,开始倒影天光云影和飞鸟的踪迹,也折射出半酥软的土坷垃。晃悠悠的水田里,插秧应该是技术活。追忆那些年在农村时,见母亲亲手起分秧,一落手,秧苗便直直地立在了田里。一起一落之间,水连成了一条线。我该如何表达这个句子带给我的美感?是武林高手踏浪而来,脚尖撩起的水花;是柔美女子依依裙带牵扯出的弧线。看得手痒,我也撩起衣袖,挽起裤腿,跳进田里学插秧。然而,我的处女秀,硬是把直线推进搞成了逶迤蛇行。父亲一声声喝:“你这是搞啥子?快上去!”把我赶上了田埂。在大人的责骂声中,我永远地失去了插秧的机会,只能眼巴巴望着大人们在田里妙手翻飞。

春水田是稻子家族共同的母亲。黎明的薄雾中,她轻轻哼唱一首云水的歌谣,她目光脉脉,只希望,眼前成行成排的万千孩子,快快长呵!等到孩子们个个都开了稻花,冒出了谷壳,灌了清浆,胖了身軀,直到白花朵的香米从碾米机上如春水一样流淌,春水田又开始平静地等待孕育又一场新生。

## 慢煮静好时光

□ 李仙云

年。黄土高坡疏松的土质和充沛的光照,种植出的洋芋又大又圆,而且光泽度好,口感极佳。那时,每每放学看到母亲做了一笼屉的洋芋擦擦,我就惊喜地连蹦带跳,扔下书包捧起粗瓷老碗就美滋滋地大口快朵颐。去年在上海偶遇一位在陕北插过队的知青阿姨,她听出我自带“秦味”的口音,竟兴奋地如遇故友般和我畅聊起来。阿姨说她从陕北返沪已快40年了,至今让她念念不忘的,就是陕北“香塌天”的洋芋擦擦。

神思漫游间,少顷,蒸熟开锅,芋豆的清香随袅袅热气沁入鼻翼,趁热撒上葱花和蒜泥,滚烫的热油“刺啦”一泼,再配上红红的辣椒酱,色香味俱佳,让人味蕾兴奋到极点。夫美滋滋地边吃边赞:“香,嫩扎咧(家乡方言:好极了)!”

时光倏然间静默下来,连制作美食都能“静中生慧”了,依稀记得儿时外婆曾做过一种花卷,暄软可口,样子俏俏地像刚刚娶进门的花媳妇。那时,外婆在砧板上把面片用擀面杖一点点推开,在薄薄的面

片上抹油轻撒葱花,随即卷起来中间切开,巧手的外婆像擀辘子一样把面扭成麻花状,随即绕成一圈,于是一个个美如花瓣的葱花卷就悄然成型了。当年外婆并没刻意教我,可在童年的绕膝静看中,我竟默记于心了。在点点复苏的记忆里轻揉细绕,我竟把当年外婆的花卷完美地呈于眼前,一时间喜悦如孩童。

趁着热乎劲,我又打开前一日常看过的玫瑰花卷美食视频,跟随着美食大咖“依葫芦画瓢”,我将白面与融入紫薯的面团擀揉翻卷在一起,将面剂子一个个切开,翻转位置伸长拉长,再用箸签一段段摺压,随即像绣花般一丝不苟地盘旋缠绕,少顷,砧板上像开出了一朵朵紫白相间的玫瑰花,炫丽至极,丈夫莞尔一笑道:“你让厨房里四处开花!”

人间有味是清欢,凡尘烟火熏陶出的,是生活的那份本真与恬淡。在慢煮静好中,光阴已然将焦躁、担忧一丝丝过滤,美食也成了我们抵御寂寞空虚的心灵慰藉。只愿疫情早日遁去,还世间一个天朗气清,惠风和畅。